

書評：孔邁隆教授的美濃與客家研究《家的合與分——臺灣的漢人家庭制度》、《客家的法人經濟、宗教、語言與認同》

撰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洪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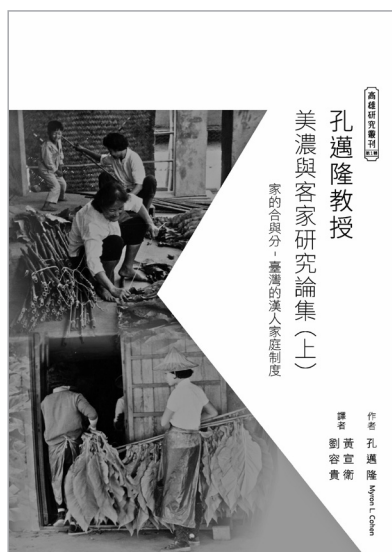


圖 1 孔邁隆 (Myron L. Cohen) 著，黃宣衛、劉容貴譯，《孔邁隆教授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上)：家的合與分——臺灣的漢人家庭制度》(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16)。



圖 2 孔邁隆 (Myron L. Cohen) 著，徐雨村等譯，《孔邁隆教授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下)：客家的法人經濟、宗教、語言與認同》(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16)。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 Myron L. Cohen (1937-) (本文以下稱 Cohen 教授) 在 1960 至 70 年代，曾於臺灣高雄美濃一地進行民族誌田野工作，不僅以美濃龍肚大崎下之村落研究完成其博士論文(隨後於 1976 年出版)，並蒐集了大量的民間文書。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力促上述博士論文專書的全書中譯正式出版，同時也從他數量豐碩的單篇研究論文中，以美濃為核心選譯了五篇完成中譯，分別收錄為(上)(下)兩冊。

在古典人類學的傳統中，人類學家一向鍾情於無文字、小規模部落社會的村落研究。透過長時間蹲點的田野調查，從村落人群的親屬關係，探究村落政治與生計經濟，並觀察村民們對於超自然世界的理解，與相關的各種崇拜儀式和信仰，人類學家建立了以全貌觀（holism）來研究「文化」的一門學科。當這樣的研究視野從小規模無文字社群，涉及具有悠久文字傳統的漢人文化社會時，對於文化的認識就無法只透過定點定時的參與觀察，而必須深入其千百年來框架著思維結構的文字知識體系。於是，1960年代從美國來到臺灣並選擇客庄進行村落研究的青年孔邁隆，從那之後長達半世紀持續對客家的研究，就同時含有以上兩種傳統——村落民族誌研究，以及透過家族舊文書來思考漢人傳統社會的歷史人類學。

《孔邁隆教授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上）：家的合與分——臺灣的漢人家庭制度》的中譯是由兩位人類學者、也是夫妻檔的黃宣衛先生和劉容貴女士合作完成。他們在多年前即已動念進行翻譯，並為此在2016年中，與一直都在美濃進行參與觀察的筆者聯繫，走訪了Cohen教授此書的實際田野地——美濃龍肚大崎下。書中一些經過匿名的大家族，



圖3 高雄美濃大崎下做紅粿仔

說明：Cohen教授於大崎下寄居的鍾家夥房，於掛紙（掃墓）前一日全家動員做紅粿仔，Cohen教授在當時拍下此張照片。

圖像來源：原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所有，現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典藏照片，登錄號：KH2015.003.020。

包括Cohen教授在田野時所住宿的、每天整理田野資料並與田野助理討論的、還有每天用餐的家族，現在都仍然可見。該書站在漢人人類學的角度，嘗試與人類學親屬研究（kinship study）長久以來建立的理論進行對話，討論這個客家村莊基於哪些條件長期維持著「大家庭」的型態與結構，尤其是與當地作為盛產菸草產區所需大量勞動力之間的關係。黃宣衛與劉容貴兩位學者以豐富的人類學知識，盡責精準地翻譯著專業的學術概念，且同時譯者本身的客家籍身分和對四縣腔客語的掌握，也對於Cohen教授原著中所紀錄並使用的美濃客語，提供讀者適切的理解用語。



除了對於漢人宗族研究提供家庭結構之結合與分支力量的討論，Cohen 教授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家的合與分——臺灣的漢人家庭制度》原著，對美濃的意義亦十分重要。美濃在清代時期雖作為傳統「六堆」最北端的「右堆」中心，但在日本統治時期由於荖濃溪兩岸堤防的興築，以及種植專賣菸草之經濟收益對子弟教育的投資成果，再加上行政區被劃歸為高雄而非屏東，都讓美濃走向和其他六堆客庄



圖 4 高雄美濃大崎下本園整地

說明：為 Cohen 教授於 1950 年代所拍攝。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在 1950 年代臺灣農業機械化初期，當時美濃的農人較常使用的是照片中的個人式耕耘機（鐵牛）。照片左後方拉起白紗處為苗床，待整地完成後，就會移植到本園裡。

圖像來源：原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所有，現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典藏照片，登錄號：KH2015.003.043。

不同的命運。1990 年代參與保衛美濃客庄社會運動（美濃反水庫運動）的讀書人，嘗試讓美濃人重新認識自己並以此凝聚團結，就曾首次嘗試摘譯 Cohen 教授此書中關於婚姻、婚禮與婦女、分家等章節，並收錄在 1997 年出版的《美濃鎮誌》之中，而且也被《美濃鎮誌》列為廣義「美濃學」的重要的西方前驅研究書單之一。在這層意義上，人類學者的民族誌成為一個鄉鎮建立自己「地方學」的一套立論，並成為當地社會運動知識論的養分，其意義十分重要。

第三層意義則是客家。《家的合與分——臺灣的漢人家庭制度》的村落地點就是客庄。雖然 Cohen 教授在這個研究中其實一直沒有將它視為「客家研究」，但在 1990 年代臺灣客家研究從文史工作發展，之後成為學界的一套知識體系，Cohen 教授的一系列研究就不斷地被作為是「客家研究」的重要先驅。這種對客家村落在當代變遷適應的研究，直接衝擊著一路依族譜進行客家源流探討的早期客家研究，並提出了新的方法論，同時也引領知識界思考客庄「當代」課題，而非僅執著於去追尋祖源何地。

然而，有意思的是，這種對「當代」客家議題的參與觀察研究，在後來 Cohen 教授陸續的論文中雖然持續存在——例如收錄在（下）冊的〈建構客家認同與客家族群身分，

以 1963-2008 在臺灣美濃所見為例》一文，但 Cohen 教授之後十分傾心於在客家地區（包括美濃、內埔等地）蒐集契約、嘗簿、會簿、族譜等家族古文書。他的研究課題逐漸延伸到清代的美濃，鍾情於思考傳統社會中大量存在的嘗（祖先祭祀公業）與會（神明會）的性質、分類、經營等意義。這類研究在多人分工合譯的（下）冊裡收錄了三篇中譯文，包括〈清治臺灣瀾濃客家家庭的社經差異研究：從歷史人類學論

南臺灣客家社會〉、〈瀾濃的法人：18 和 19 世紀臺灣的信仰、經濟和地方文化〉、〈共享的信仰：清代南臺灣客家人的法人（嘗會）、社群與宗教〉。在他的觀點中，不論是嘗還是會，其背後代表的都是一種接近法人共業組織，每年定期舉行清點財產與收入支出，同時研擬對於產業收納與投資。「嘗」背後代表的是以祖先為象徵的血緣團體，而「會」背後則代表圍繞特定神明及其祭祀活動所組成的地緣組織，除了舊文書本身具體見證著美濃活躍的鄉村地方經濟以及傳統社會中村落層級簿記技術之外，也呈現傳統鄉村社會活絡的「商品」交易網絡。除此之外，不管是縱向壯大自身家族的「嘗」，還是橫向進行地域連結的「會」，美濃地方強烈的族裔精神（ethnos），展現在其對親屬團體（kinship group）的重視。包括一個個父系世系群——即宗族／家族——與跨氏族連結（cross-kin association）的高度發展，也涵蓋在像是傳統美濃（瀾濃）那樣的社會中，人們透過神、祖先、鬼、土地等不同的對象所組成的社群之興盛，管窺到傳統社會結社的高度彈性。

Cohen 教授對美濃、或對臺灣傳統社會的研究，其基本企圖仍是針對漢人人類學的。最近他發表了一篇針對他在美濃所蒐集到的族譜，討論在帝國邊緣族譜所代表的含義。



圖 5 美濃婚禮的嫁妝

說明：Cohen 教授在美濃進行田調時，婚姻、婚禮是其所關注的重要研究項目，也為此拍攝了不少照片。此照為 Cohen 教授拍攝搬運嫁妝的場景，拍攝時間約於 1964-1965 年間，呈現了婚禮需要諸多人力，搬運嫁妝更是需要眾人協助，連孩童都來一起幫忙。

圖像來源：原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所有，現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典藏照片，登錄號：KH2015.003.062。

他指出族譜作為一種理解國家—地方的載體，由族中讀書人所編寫（或製作，”making”）的族譜，總是努力往上追溯源自早期帝國某位在朝為官者，這種將家族中的每個「個人」都和「國家」銜接起來，透過系譜本身的穿透性，影響所及至所有海外華人社群。¹ 早在這之前，他也關注華南客家區域的思考，特別是透過客家人與其他語群之間的互動，看到在廣東、廣西的社會群體間，方言差異對於相互之間的敵對或結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此即收錄於（下）冊的〈客家人或「客人」：試論在中國東南將方言做為社會文化變項〉一文之重點。

Cohen 教授常常會在不同論文的結論中提到相似的說法，即他認為他的這些看似個案的、區域的研究，似乎僅限於在傳統中國的某處具有地理範圍限制的區域，但卻也都可以嘗試藉以思考這些研究成果對於理解「整體中國社會」的意義。雖然必然延伸出更多依據性的問題，例如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出現的頻率、是否只是東南中國的特殊現象、參照點的選擇等等，但做為研究對象的美濃，其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們理解南部臺灣、理解高雄多元文化社群中的客家，都有十足意義。高雄美濃，在另一個意義上是：經由 Cohen 教授的書寫與發表，它很早就已經是國際漢人人類學議題中被人注目的重要田野地，且 Cohen 教授從人類學觀點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已經成為人們理解美濃、美濃人理解美濃、外人理解客家、客家人自己理解客家的多元參照觀點。

1 Myron L. Cohen, 'High Ancestors among the Hakka Chinese, Past and Present, Rural, Urban, and Global,' *Global Hakka Studies* 8(2017), Pp. 1-40.